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三

詳校官盧憲御史臣查喜長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張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三

元 汪克寬 撰

襄公下

乙亥王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一齊景二衛獻二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

陳哀二十三楚康十四宋平三十秦春齊侯景使慶封來

聘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按自齊人媵伯姬僑

先遺者卿聘于魯亦云晉美高氏曰夫鄭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夏叔孫豹

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

孔奐鄭簡良霄許悼人曹武人于宋平○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晉楚

始同主盟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  
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采晉趙武叔孫豹齊慶封  
陳須無衛石惡鄭良霄邾悼公滕成公至楚公子黑肱  
先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  
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言



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  
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邦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  
序九國大夫昭元年傳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  
故每書必先趙武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  
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曰微  
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  
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  
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  
故始狗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內外清  
然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  
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  
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勢  
哉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當盟矣會于  
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

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洩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愚按楚先歆而春秋書晉者尊中國而抑狂楚也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霸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霸之端兆于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啓于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于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于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

○衛獻

殺其大夫甯喜

殺梁傳稱國以

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具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惡  
獻公也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  
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  
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攻甯

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

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背約殺喜而國無刑不能誅孫林父不亦

難乎

並據左傳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起呂反

其官

范氏曰不言喜之非

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

獻

之弟鱄出奔晉

鱄

市戀反又音專殺作專公羊傳曷為出奔為殺甯喜出奔也

初甯喜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使公子鱄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鱄不得已而與之約

已歸至殺甯喜公子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河搗其  
妻子而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殺梁傅  
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昭不入乎喜而殺喜是  
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  
去合乎  
春秋

衛侯之入使鱒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鱒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許亮反衛國而坐木門晉邑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並據左傳其稱弟

罪衛侯也家氏曰鱒始衛其君凡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

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逃其凡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

春秋

范氏曰喜雖弑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

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劉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于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于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凡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繫為志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庶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荀寅遂如楚涖盟楚遂罷如晉涖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

據雞澤盟袁僑泆梁大夫盟不再書地

書之重

直龍反

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音現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內外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

朝楚

二十八年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于楚而未嘗一迹

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魯宋皆均事楚矣

及申之會

昭四

蠻荒之君篡弒

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

音郟

陵之禮宋

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

國之哀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

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秦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之所以興衰也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

宋者貶之也

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

辭

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楚人不入玉帛之使

疏吏反

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

善此盟也

三十年穀梁傳劉氏意林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年趙武屈

建之力可

其說誤矣

孫氏曰漢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

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愚按說者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家氏曰盟會者哀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然伯者行之猶存名義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惜故先晉况會盟於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劉氏曰公羊云再言豹殆諸

侯也曷為殆諸侯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且石惡名惡爾行未必惡也殺梁云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二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為恭也左氏云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尤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賤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啖氏曰按

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言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丙靈王二十  
辰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  
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陳哀二十四祀文五宋平三十  
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孫氏曰時燠也

桓十四年傳燠而無冰此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愚  
按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

幾不得入其紀  
網縱弛可知矣  
○夏衛獻石惡出奔晉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

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

微弱矣至是  
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左傳旱也高氏曰春無冰秋早此皆人事所召而僭

用大禮以祈  
之不亦悖乎  
○仲孫羯如晉平左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

景慶封來奔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

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  
予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嬰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嬰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嬰慶封田于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遂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于其舊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尸在扞于市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仇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愚按齊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

討也宋人以賂請萬于陳而醢之  
且不書殺况抒以家亂而自斃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孫氏曰桓文既沒蠻荆日熾  
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楚也陳氏曰諸夏之君旅見于  
楚始于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  
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  
下之辭也臨川吳氏曰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  
也楚蠻國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  
强大晉霸既衰不能與仇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  
之望國朝崛起之強夷儻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  
猶為諱其恥也愚按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  
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  
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于今

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  
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迄哀之四年而  
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在

位二十七年子貴嗣位是為景王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在位十五年

子麋嗣是為邾敖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

之驗也

注何氏

然不以閏書見

音現

喪服之不數

與主反

閏

也齊景公葬書閏月

哀五

明殺

所書反

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此

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  
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

每月發傳此范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  
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  
之日繫前  
月之下耳

丁景王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  
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

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  
景三十三楚郟敖廩元年吳餘祭四弒春王正月公在

楚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  
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  
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

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  
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  
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  
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



年夏至自晉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強楚所制以俟其莖

而不得歸

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孫

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蠻荆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錄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

也外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

劉氏曰昭公去國以乾侯

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于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

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于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无所復

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嫌于无陽而後稱龍猶嫌于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何氏曰襄公久在夷狄危錄之范氏曰憫公為楚所制故

存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禴

音遂檀弓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

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桓荆人悔之

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

外還

旋音及方城

杜氏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季武子取卞

魯邑杜氏曰魯

國卞縣

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

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

音支

見疏也吾不可

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

並左傳

故特於歲

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

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

僖九齊桓公云

云  
食坐見於羹墻之意

後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墻食則

賂堯于羹

而不以頃刻忘也

董子繁露公在楚臣子思君无一日无君之意

此義

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

權臣以圖富貴而背

音

其君者乎

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

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三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為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蠻荆之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待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无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幾有播越之患也向戌售其邪說屈列國而伸蠻荆俾天下諸侯相率而朝

于楚公復為楚人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憫中國諸侯之為楚人屈故于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外域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楚反常也春秋于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啖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于此釋不朝正乎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范氏曰遠之

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也在位并出奔三十三年子惡嗣是為襄公

閻弒吳子餘祭

閻音昏祭側界反公羊傳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閻刑人非

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愚按餘祭在位三年第庚末立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

如字又音侍

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

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

沙隨程氏曰謂之弑蓋其君也

不曰其君閹賤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閹書弑何也以閹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

禮君不使無

恥不近刑人

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不狎敵不邇怨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

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

也

並穀梁

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

觀舟閹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于所忽

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道卒于巢餘祭死于閻僚死于專諸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

平

荀盈齊

景高止宋

平

華定衛

襄

世叔儀

鄭簡

公孫段曹

武

人莒

犂人滕

成

人薛

人

小邾穆人城

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見太叔

文子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婚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備城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城之

晉平公杞出也

杜氏曰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公姊妹爾雅姊妹之子為出

故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堯典

以親九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巳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巳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

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

章曰謂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母三章曰謂他人昆

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

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

肆

以二反餘也陸氏釋文斬而復生曰肆方言云拊餘也

是屏

必井反

輕棄諸姬

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見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中國平王之母家也

揚之水

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

朱子曰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无以

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哀懦微弱得罪于民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城祀之役亦不待貶絕而

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祀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祀而人疾其後其志

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搗乎愚按齊桓恤祀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畧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祀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祀



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  
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  
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陳氏曰  
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合十三國諸侯之  
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衛  
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  
之大夫交聘于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  
區于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  
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  
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

平

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高氏曰謝  
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

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

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魚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  
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職貢不乏公卿大

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氏曰賤其用夷禮陳氏曰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舍杞子无削其爵者舍楚子虔无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愚按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此後並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左傳通嗣君也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

歌風雅頌曰至矣哉公羊傳吳無君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迫而與季子國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自故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賢季子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許夷狄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杜氏曰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

朱子語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札為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札為

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

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

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于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狗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予僚于是代立過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按吳子壽夢

有子四人長

辰兩反下同

曰諸樊

又名

次曰餘祭

側界反

次曰

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

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

辭而去之諸樊乃捨

音舍下同

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

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

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

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

史吳世家壽夢子四

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

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于

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

逃去于是立餘昧之子僚

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為

于僚反

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

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

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

本公

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

來聘而賤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

烏故反

衛輒之爭而不

為

于偽反

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賤乎曰叔齊之

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

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  
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  
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

毗志  
反

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

下孟  
反

交作臣

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  
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  
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  
節而不守者也

成十五子臧曰聖達節次守  
節注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昔太伯

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

史周本紀太王三子長太伯次虞仲少子

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讓季歷鄭子美曰太伯讓

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效始祖之讓而已自附于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武

王總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

下也

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

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

音腹師

喪

息浪反

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

身自救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



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知過而不得

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

而不受乎

襄十四諸樊將立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

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

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

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方之國

秦介西戎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

疏史反

人之來

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

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僖四王朝下士以人通

而子突書字

莊六

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閔元母

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

宣七

皆賢而

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

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

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

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

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

春秋猶賢其後世

昭二十年公羊傳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

後諱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為之諱也愚按喜時即子臧

於季札則

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

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

音

於此非聖

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通音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名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

楚子使椒亦畧之說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于其使人之來畧其官與族此說當否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畧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默識心通會于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太伯讓位失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

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太伯時中季子過中自  
衆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  
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  
犯分託于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  
之處心積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  
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  
末之勤勤于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  
奸名犯分合于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  
私欲是特篡弒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  
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  
有之至于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  
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  
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  
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慚而國家  
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于此將  
何處而可哉况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

安危若是悲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于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凡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難倏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聖人之旨矣○愚按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于闔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椒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曾不殊于椒術比于賢者之異稱則為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于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為過高之行而不能與于時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于三十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于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

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為季歷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弑而夷末立則季札銜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于其來聘而示意哉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

景高止出奔北燕

燕于賢及北燕始見經

左傳齊公孫薑公孫窻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

薊縣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冬仲孫羯如晉

平左傳報范叔也

戊景王  
午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  
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

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  
三十四楚鄭救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  
邲使

**遠罷來聘**  
也余氏曰且報朝也張氏曰魯以君行而楚  
遠千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左傳通嗣君

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  
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

而何哉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嗣與中國  
无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服矣  
**夏四月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  
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家氏曰般之惡

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  
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中夏  
之與國中問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无常惟蔡自厥  
路之會甘于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于商臣

之俗積習盖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即入于夷狄入夷狄即胥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向○五若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可云非夷之乎

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无宋字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謠謠出出烏鳴于

亳社如曰謠謠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音現下同

以災卒也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

傳姆

音戌女師也

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

貞為行

下孟反後同

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



姬也易曰

五 恒六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子傳以順從為恒

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于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以

為共

音恭下同

姬女而不婦

左傳

非也世哀道微暴行交作

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于春秋

者宋伯姬耳聖人冠

古玩反

以夫謚

據文姜敬嬴皆別為謚

書于

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定安

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陵許氏曰王化始于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

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于生辱之甚甚于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遠乎火而死也愚按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餐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傳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于死或者云傳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于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己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

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際者  
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

景

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

王御士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  
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  
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  
蕩逐成愆成愆奔平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翠成殺  
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殺  
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无忍親之義天子  
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无天王  
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  
可不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无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  
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  
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

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出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于弟盖如此僖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

盖亦與聞乎僖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事父之孝而自比于逆亂之黨盖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于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愚按瑕朝皆為逆亂无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 ○秋七月叔

### 弓如宋

平

### 葬宋共姬

共姬上公穀无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蓋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

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  
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杜  
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陸氏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薛氏  
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壞矣共姬  
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  
之違

○鄭簡

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  
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  
之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  
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之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馮師頓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

烏故反

之而與公

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

石

成十

晉欒盈

襄二

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

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

戶化反

亥之入南

里昭二宋辰之入蕭定十其書叛者皆據土背音君

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

夫矣討賊之詞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

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于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劉氏曰穀梁云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

子也非也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愚按公羊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說者以為弑父恥重為中國

諱夫既明書世子弒君又曰諱之可乎

晉平人齊景人宋平人衛襄人鄭

簡人曹武人莒犁人邾悼人滕成人薛人杞文人小邾

穆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程子傳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公穀隱十一年沉世子

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七賜反讎也下同天

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



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

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土翟泉四

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

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

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

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

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

則以哀死而致禭

音遂

為輕弔生而歸賻

音附

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

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

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

其天理之常存耳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

子弒君是誠為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

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

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滅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何以知聖人罪諸

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

大夫則知之矣

朱子語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

誅貶李氏集義書宋災故起大夫為會之意亦猶桓二年書以成宋亂

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

本公

此獨言其

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晉

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如是則

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于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

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

飯

扶晚反

流歎

昌悅反

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

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

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

庚音

下宋之所喪

息浪反下同

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

弑簡公

哀十四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  
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  
孫豹晉趙武而下昏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  
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  
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  
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  
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  
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

筆列反

於禽獸之害也可

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

舒亮反

戍音恤子皮

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

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

此極孔子所為

于偽

懼春秋所以作乎

文集澶淵之會書宋災故

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  
蔡景公賊不討御書莒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閔  
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貶魯君遍  
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弑君在楚  
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弑左氏  
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將相食諸侯既  
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  
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  
其財而不謀蔡人弑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則不恤  
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可謂知

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知書莖之義便以為般實非弑而以弑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劉質夫只據左氏信固是緊要然施于此卻無意味程子見得便別只云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王氏曰莖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書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蠻荒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莖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莖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憫中國之胥為亂賊此此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曰或謂蔡屬于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



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虔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劉氏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持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錄伯姬也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此善之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謂救災乎

己景王  
未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  
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

哀二十七祀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邾教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夏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

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矣公薨于楚宮穀梁傳楚宮非正也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薛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別宮乎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脩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

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莖三易哀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子般

音班

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

筆列

反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

莊三十二

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

文十八

與

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

止也

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莖也  
不堯不地降成君也杜氏曰不書莖未成君

愚按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減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于不慈不孝子野過哀毀

瘠以致滅性  
亦不子矣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竭反孟孝伯也子  
獲嗣為大夫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

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襄  
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  
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  
焉亦已早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雖霸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於  
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  
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子傳莒子虐國人弑  
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

弒也故  
書國人

經以傳

林 繼 反

為案傳有垂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

子 程

傳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若密州之事是矣左

氏稱莒子

犁 比 公

生去

起 呂 反

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

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

立

去 疾 奔 齊

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

趙匡

纂 例

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

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

詳能令

力呈反

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

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

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

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

或問左氏可信否程子曰不可全信信其

可信者耳

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

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

乃計反

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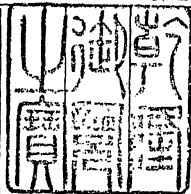
通矣要

一選反

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家氏曰左氏云書莒

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于其  
父春秋必不然蓋黎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  
既廢于父而見立于國人使展與能討賊于既立之  
後庶乎可免矣文十六年傳稱國人以弑者國人之  
所欲弑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善長

給事中<sub>臣</sub>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棻

謄錄監生<sub>臣</sub>郭文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四

元 汪克寬 撰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宴齊歸之子二十歲即位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

薨於乾侯夫久孟孺

庚景王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

仲四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

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通旨問

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何以書即位曰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

○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邲公子圍齊景國

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公子招蔡靈公孫歸生鄭

簡罕虎許

悼

人曹武

人于虢

國弱

公作國

音恤

齊惡

公作石

舒

惡招常遙反罕虎公作軒虎後同虢公作潏穀作郭左

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

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恥也文子曰宋之盟于木有禍人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文子曰宋之盟于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杜氏

曰虢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

本穀梁

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

而特稱之也

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

者責其薄友恭之義

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

弟族人不得以屬戚

親也君也

本范氏注

會于虢尋宋之盟

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軟

邑洽反

若曰狎

戶甲

也 反更

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

上而晉人許之

杜氏曰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軟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軟血經所

以不書盟

觀其事雖若楚重

直用反

得志

祁午云云

晉少懦乃亂

矣

叔向云云

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

先趙武

杜氏曰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

抑蠻荆而存中國也張氏曰春秋正中外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計讀書加牲

上則是以蠻荒而爭勝也中外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馮家氏曰夫中外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

外域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楚雖岷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於楚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戍持

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荼  
常經倒植冠屨俾中國諸侯咸北面於荆楚之庭始  
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  
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抱漢陽之憂蠶食  
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讀舊書不軟血者楚再為長而  
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外得  
以僭華是故長晉愚按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  
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  
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  
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  
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國大  
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外域而尊中國有中  
國霸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霸則實錄而貶  
諸侯也○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  
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  
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

會於澌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爲復貶於此也著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後同程子傳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

慢也

齊盟

齊之盟

請戮其使

疏吏反

有

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

于僞反下爲內同

之請者豹弗與曰

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

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音避難乃旦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無亢苦浪反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

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通旨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爲鄆

國也然否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

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辭特書取鄆爾與書

外事詞固異也以鄆爲國者誤矣愚按文十二年城

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劉氏曰公羊云運者內

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運木屬莒明矣

夏秦景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公羊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杜氏曰后子鍼也桓公子

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

息轉反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

遂出奔書此見

音現下同

人君寵愛其子不差

楚宜反

以禮

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

繩證反

司馬侯問焉曰

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

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

也隱七年傳書出奔而稱弟責其薄友于之義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

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

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見內則况兄弟乎兄弟翁

而後父母順矣本中庸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

云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千乘之國不能容母弟故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

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也在位十五年子穿嗣是為莊公○晉平荀吳

帥師敗狄於大鹵敗必邁反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音秦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杜氏曰大鹵

大原晉陽縣愚按今太原路陽曲縣

大鹵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

險玁

音允北狄也

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

討及封境而止也

朱子傳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

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

如魏之武士秦之戎卒

爭以變詐相

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高氏曰其與文

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去起呂反左傳襄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

與又廢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元年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

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程子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

天下國家定於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

桓十一

以小白繫之齊則糾

不書子

莊九

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

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

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弒其

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

寧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程子傳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

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執叔孫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

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音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

矣

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劉氏曰莒

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  
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  
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  
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  
壬以主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  
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

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

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

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高故崇亂也高

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  
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展不稱子

聖人不子其為君也。○劉氏曰：左氏云：君子之言也。夫展與弒，展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君子曰：莒展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與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

也。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劉氏曰：譏以亂為利也。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



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愚按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

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

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葬邾悼公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

近○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音境聞王有疾而

還音旋入問王疾縊一鼓反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

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殺使赴于

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

音恭

王之子圍為長

展兩反

初圍

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

會于號

緝七入反

蒲為宮設服離

衛

杜氏曰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

中國大

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

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襄二十九年邾教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三十年遠罷來聘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不告穆叔曰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雖以疾赴昌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  
杜氏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哉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

學

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

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

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

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

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

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

魯君夫人歿則書薨

外諸侯歿則書卒而不曰薨

或卒或不卒

內大夫書卒而公子暈不書卒

或弒或

不弒

外諸侯見弒皆書惟鄭髡頑楚康齊陽生不書弒魯君見弒者但書薨

或葬或不

葬

外諸侯葬魯往會皆書而吳楚之君雖往會不書葬君弒賊不討者亦不葬

筆削因革

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

與

音預  
下同

焉者也然則郊

反古洽

教

杜氏曰楚人謂成君為教

謂

實

弑

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

四年

與會者凡十

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

礪陵

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

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

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

無惡

烏故反又如字

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

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

去聲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

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通旨問國弑邾

卒而不書弑申之會諸侯從弑君之賊而無貶黜之

辭則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曰見

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

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

意也若槩以常法書之而不當于義則夫人而能為

春秋矣國弑邾教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

可與推矣雖承其偽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

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

亦著矣王氏箋義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廢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弑君一國之惡也蠻荆主上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外之也若先書圍弑其後誘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然則鄭救實弑也聖人書卒者蓋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麋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陳氏曰圍弑其君晏然赴于他國如恒辭猶鄭駢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失慶

封之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  
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  
心則後世有考矣愚按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  
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篡弑之  
跡不可掩矣○家氏曰圍所弑者楚之嗣君麋之世  
子如子般子赤之類蓋麋病革圍聞其將卒自外急  
歸乘君之殞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麋  
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為弑君者耳臨川吳氏曰  
圍之欲弑逆而篡立也久矣邾敖有疾圍自外至入  
問其疾適值其卒因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國人遂  
疑麋之卒為圍所弑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  
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

書之為十  
三年起也

辛景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  
酉五年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

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  
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春晉侯平使韓起來聘左傳韓

聘且告為政而來見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愚按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  
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霸漸

衰而欲以佳夏叔弓如晉平左傳報○秋鄭簡殺其大  
好結魯也

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

子皙也公

好呼報

在人上攻良霄而

逐之

三

又與公孫楚爭室

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  
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  
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囊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子皙傷而  
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放游楚于  
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  
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  
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杜氏  
曰子皙強討又將作亂去起呂游氏代其位傷疾作  
之恐亂國

而不果子產使吏數

責數其罪

之曰爾有亂心無厭

於鹽反

國不女

與汝反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

二也矯

居表反

君之位

薰隧之盟

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

至遂縊

反一跂

而尸之

並據左傳黑自縊尸諸周氏之衢

黑則有罪而

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

殆矣故稱國以殺累

反劣偽

乎上也

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故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

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

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詣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

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

鷹鷂之逐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平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

詩照反

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士弱之子伯瑕

來辭曰非伉

苦浪反

儷也

非適也

請君無辱

公還

音旋

季孫宿遂致服焉

杜氏曰致姜之襚服

舉動人君之

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

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

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以尊人亦不妄

悅人以自辱

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悅人

昭公既不能據

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

終復

扶又反

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常山劉氏

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

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

益侵耳以此觀之為國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前可也已至於河而見郤

與却同

雖欲勿返將得已乎

曰以周公之胄

直救反

千乘

繩證反

之國輕身以修鄰好

呼報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必淺反小敬

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字見執於中都左傳韓須如齊逆女

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字非御執諸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適夫

人禮送謂少姜之數所具於守適丁歷反于太叔曰少姜

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恐獲戾杜氏曰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

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

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

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

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

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

紀力反五年晉女叔齊曰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而屑焉習儀以亟

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

及於難也經書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

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

毗志反

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

現矣

通旨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耻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曰如晉而見卻雖亦可耻而非惡之

大也耻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公臨

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  
君返臣往惡莫大矣項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  
臣而天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  
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  
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  
如晉至河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  
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永  
嘉呂氏曰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  
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愚按昭公  
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  
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  
事是以妄悅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閭闔之愛勤動天  
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盟主抑末矣宣  
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非  
禮而况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  
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

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壬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

楚靈二吳夷末五十八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夏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書葬杜氏曰鄉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

會故魯厚報之高氏曰與秋小邾子穆來朝左傳小邾穆公

來朝季武子欲早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忌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早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

而加敬焉季孫從之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  
不可戒哉

○八月大雩

左傳早也愚按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十焉

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

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電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嘆哉

○冬大雨電

雨于付反電蒲學反杜氏曰記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於

賢反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起呂反下同

諸大夫而立其

寵人燕大夫比

毗志反下同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啖氏曰

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君雖不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

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肝業反其主而出之也

與鬻音育拳之以兵諫無異莊見左傳十九而獨罪燕伯何哉

大夫國君之陪貳左傳昭三十二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

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

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

也否則是不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

童而弒於麗氏

成十七

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

於蘇村

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威輔政專權上厭為大

臣所制左右嬖倖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邠引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賈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弒允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

久而後復也

襄十四  
二十六

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

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

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

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

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譬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

癸景王

四年

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

亥七年

四年

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

平三十八秦景三十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雨于付反雹公穀作雪或作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

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

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

也朝之祿位宿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

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次定日章全一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十六

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葉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

氣曠

於計反

霾

皆反本張子正蒙

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

象

本范氏注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電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

侵陽不入為電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脅公專制之

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

弱公室故數

所具反

月之間再有大變

去年冬大雨電

申豐者

季氏之孚也

見公羊傳十五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不肯端言其事

故暴

蒲卜反

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

劉氏曰夫豐言聖王在上無電可也

言電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水未為不藏冰如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電乎且

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電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撥災異此與張禹

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

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苗音霜電則亦証

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

晉女叔齊云

電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

電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夏楚子靈

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悼

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穆宋平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子楚

舟會諸侯始此左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

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

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

乎對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邾是不來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益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辭而弗見楚子亦諸侯侈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程子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申在南陽宛縣張氏曰淮夷淮浦之夷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愚按胡國今屬汴梁路潁州淮夷地今邳州維寧縣中國為楚所滅蓋楚地今信陽州高氏曰春秋以來蔡常



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於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無別

矣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殊會之者不使吳人得同夏盟也此中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甘與荆蠻為伍也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奈列國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列國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楚主之楚會之是之謂列姦中國諸侯其意也何楚虔裁糜以立而求諸預於是會者辱也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

鄢

音偃

城竟

音境

莫校

杜氏曰請築城外竟諸侯無與爭

畏其強盛則曰

晉楚唯天所相

息亮反

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

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

九年鄭裨

滅蔡而又不能救

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

十一年晉叔向鄭子皮云

云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

子斯反

梁身竄

七亂於棘

里而縊

一豉反

於申亥

十三年

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

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

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

四隱

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

徒何反

是也

六桓

臣子不能

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

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

宣元

有受其賂以免

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

文十七

然至此極

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

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

五故反逆也

者也

莊子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忤

之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荆蠻之

屬

下孟反

皆王法之所當斥

音尺黜也

而不使楚執夏盟之

意也或曰晉叔向

許大反

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

也謀其國至甘屬楚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

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

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

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

所主反

於後此以

怒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通旨問申之會

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強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

者衆誅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曰  
中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  
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制在蠻荆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  
其詞變而楚靡書卒略其弑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  
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虔之  
弑君者為會於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  
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  
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從逆黨惡亦不可掩  
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  
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平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  
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  
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中之會合十有二國  
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  
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  
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橫潰自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楚人制之至於平立召陵之會諸侯雖再  
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始求  
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  
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  
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  
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  
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云云者楚人  
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  
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  
不終與也是知蠻荆必不能主中國也愚按楚虜  
弑君篡國僭王稱亂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  
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  
未敢遽擬古聖王之事猶  
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中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

威諸侯亦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曰以其類自相執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於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其類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僖十九年傳稱人不得為伯討

秋七月楚子

靈

蔡侯

靈

陳侯

哀

許男

悼

頓子

胡子

沈子

淮夷伐吳

夷末左傳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徐氏曰諸侯復序有

不與伐者也通旨問伐吳之役諸侯從靈王者若不與曰欲見諸侯之善若楚慶之惡也為討弑君之賊故曰欲見諸侯之善書執齊慶封殺之左傳使故曰若楚慶之惡其旨微矣執齊慶封殺之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首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馬用之王弗聽員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  
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慶封以齊氏為齊  
討也王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  
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  
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  
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  
也春秋之義用賁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  
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赦其斯之謂與趙氏曰慶封時  
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  
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  
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  
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  
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



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討于厥愆。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愚按：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遂滅賴，賴公穀作曰：不使楚慶得以竊討賊之名也。遂滅賴，賴公穀作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若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振暴亂，遂事之正也。楚慶怙

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  
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杜氏曰

賴國義陽隨縣愚按今峽州路隨州○啖氏曰左氏云  
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

賴降而舍○九月取鄆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公羊傳其言取之何

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前此  
莒人繼鄆鄆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鄆於是始滅

春秋書取鄆責魯也王氏曰鄆立莒公子為後今來歸  
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兼之則惡

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隱二○冬十有二月乙  
丑傳內滅書取特姚其辭為君隱也

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士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遊使為豎有寵  
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  
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  
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  
人使寘饋於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  
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  
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  
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

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甲景王五年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  
子八年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  
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春王正月舍中軍舍音捨  
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孔氏正義初作

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分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

公不與

音預

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

矣

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

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

原書其作舍而公孫

音遜

于齊

二十

薨于乾侯

三十

定

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

苦怪反

叛

十二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注蒯南蒯之子季氏費邑宰

陽虎專季斯

囚

定五陽虎囚季桓子

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于

家氏曰當是時

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纂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

魯禍不止於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  
乾侯之出也季宿自  
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  
作三軍之初叔孫約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  
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  
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  
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蜀杜氏曰魯之軍法或  
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洵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  
乎作與舍其實皆譏愚按襄二十九年季孫復舍中軍  
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  
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  
叔孫媯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經書舍  
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御比事以觀  
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  
曰後此不立三御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  
矍帥師伐莒及宸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居勿反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

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而不能

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公如晉平左傳公如晉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

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愚按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盖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夏莒著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年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年夷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莒無大夫其曰年夷以其地來重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杜氏曰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張氏曰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按年婁即隱四年莒人所取杞邑安丘縣今屬益都路密州莒縣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據邾莒大夫年盟會皆書人



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

見左傳昭三十二

其書來

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

書以書奔貶年夷書來責

魯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

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

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

人左傳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

公邑是也

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襄陵許氏

曰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郟公如晉未返而受莒年  
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庶其年夷邾莒之  
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  
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年夷復以地來奔  
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  
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  
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  
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甯咎  
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  
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愚按三叛之受皆非魯君  
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遜定公未立之時益水  
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

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至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愚按歷三時乃得歸書

至危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者丘師于蚡泉敗必邁反蚡扶粉反公作

潰穀作賁音同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蚡譜魯東境晉人

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人不顧伯討君辱比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

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潰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

名爾豈謂戰。○秦伯卒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嗣。○劉而泉涌乎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狄

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外乎瑩稻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

則秦未盡用俗禮安知彼不。○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靈

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靈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夷末越始見經左傳四年冬吳伐楚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間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紫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砥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杜氏曰越國會稽山陰縣張氏曰越妣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無餘封於越愚按越國今紹興路府治

越始見

音現

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

慶封而富於其舊宗惡也

襄二

楚圍朱方執齊慶封

殺之討罪也

去

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

何氏曰越稱人俱助義兵

或者以詞

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

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

楚徐越雖擯於蠻荒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

音秦

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

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

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

史秦紀顛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舜賜

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穆天子傳  
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

徐子王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  
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

偃**楚後稱王**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  
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

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吳越因遂稱王**吳越世  
家太伯

稱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  
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稱王

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不齒列侯雖然猶不欲

絕其類是以列號則舉其本封書爵則黜其僭妄推

吐雷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

也並劉氏意林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驩強也愚按楚虔乃蠻夷篡弒之賊其從之者有

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  
以深責蔡陳許諸君之從夷也

乙景王六年晉平二十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  
丑九年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十四

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  
年楚靈五吳夷末八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也

四年弟郁釐立是為平公杜氏曰魯  
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禮也○葬秦景公秦始

○夏季孫宿如晉平左傳拜莒田也高氏曰謝前年取  
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

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葬杞文公○宋平華合比出奔衛

華戶化反比如  
字又毗志反

左氏曰宋寺

如字又音侍

人柳有寵大

音泰

子佐惡

烏故反

之

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

毗志反

從為之徵

知陵反

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閻

音昏

寺殺

世適

丁歷反

瘞

才禾反

而父子之恩絕

襄二十六年

寺人伊戾為大子內師無

寵譖於公曰大子將為亂

公囚大子大子縊而死

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

反若圭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



亡秦

史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為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

書未授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于與

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

高為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懼弒二世於望夷宮

立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遂降漢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帝前任宦官弘

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

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後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眾謀誅憲遂

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寵王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高子操遂遷龜鼎寵王

守澄田令孜

音茲

以卞唐

唐宦者傳

玄宗增宦官衣朱

紫千餘人稱旨者

輒拜三品

衣朱

紫千餘人稱旨者

輒拜三品

衣朱

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振以援  
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弑憲敬  
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  
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僖宗童孺政事一委  
田令孜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  
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 而不知鑒

覆

音腹

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

現音

矣

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

奔衛皆著寺入讒應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  
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  
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氏曰伊戾與柳所  
以諧太子與右師皆坎用性理書以告其險謀後先  
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戍之比伊戾適以相

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闕官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左傳

○楚

靈

遠罷帥師伐吳

夷末罷音皮左傳徐儀楚

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冬叔弓如楚靈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冬叔弓如楚靈傳聘且弔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強暴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遂啓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昭公內見迫

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未附  
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逐也  
○齊侯景伐北燕左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

作大市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齊侯次于號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盟于

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鬻玉櫝筆耳不克而還愚按  
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

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  
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

納燕  
君耳

丙景王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年蔡靈八  
寅十年七年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

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春王正月暨齊景左傳暨  
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齊平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

求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公羊隱元及我欲當是時

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何

曰時魯方結昏於吳外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

曰暨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齊及魯平非魯欲之

以明非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

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

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周禮調人掌司萬然或以賄

民之難而諧和之

賂而結平

隱六鄭人來輸平

或以臣下而擅平

宣十五宋人及楚人平

或以附強國而得平

同上

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

定十

及齊

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

現矣

何氏曰不出名者君相與

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劉氏曰凡平者舉國而已故不稱其人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此以強逼齊為平夫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以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愚按書及者我汲汲而從他書暨者他人不得已從我而我遂暨之也若宋辰暨佗驅出奔是佗驅不得已也蓋魯倚強夷之勢是以齊不敢軋魯

而反求平於魯也。或疑春秋於暨齊平及鄭平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名號以見前後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于會盟則日其人，凡乎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故書來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其國。平若曰：為平於某國耳。下書叔孫婁還泚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鄭舉號為貶，則平莒及邾邾衛許蔡之遷于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狄之乎。○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杜云：燕從齊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號，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號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泚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

三月公如楚

靈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

公其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昭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高氏曰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闖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駟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愚按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叔孫舍如齊景涖盟舍左穀作媾後同穀梁傳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傳齊平故盟以結好



晉侯問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去衛○  
地如魯地於是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

公哀公夫人姜氏元子嬖人媯始生孟繫足不良于行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乃立靈公穀梁傳鄉曰衛齊

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

月公至自楚

自如楚今六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

孫宿卒

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

公

丁景王十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

十五卒把平二宋平四十二  
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

招常遙反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

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罪在招也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  
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世子君  
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  
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

親之道也

陸氏曰稱弟以殺世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

招以公

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

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

冢而逢君之惡戕

在良反

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

音腹

沒罪固大矣

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

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

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

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

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

冢豈不失親親之道乎

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愚按

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

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交貶之也

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云

云斥君之辭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

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愚按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痊陳

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痊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基

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

歟故申生與痊皆目君以殺唯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

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

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溺乃歷反左傳哀公繼杜氏曰憂恚自殺高氏曰楚觀從納公

子比而靈王繼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繼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繼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且君有命哀雖不繼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

○叔弓如晉

平左傳晉侯築虎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榮平公可謂早矣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之宮而諸侯皆

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楚靈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

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通旨干徵師稱行人殺非其罪也

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何楚惡

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可也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

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愚按穀梁云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以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

苟曰有罪何為不以殺陳公子留出奔鄭杜氏曰留為

夏徵舒之例書之乎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未成

君而出奔通旨留既為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蘇

氏曰楚將討陳故留既為君不曰陳留何也留

立於招爾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秋蒐于紅蒐所求

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始此左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蒲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賢以為墊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掄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

疑愚按蕭縣今屬汴梁路徐州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

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音預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

理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蒐禮見兵

權之移于下也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音現者

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

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

之戒甚矣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

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

奸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

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

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

社稷以死豈不哀哉通旨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

三家也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

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



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  
菟不言公矣高氏曰菟非秋事也紅非菟地也况當  
早歲乎按傳紅亦大菟而不曰大者以無君故微之  
首一見也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  
衛接壤則其地亦廣矣四菟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  
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劉氏曰公羊  
曰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於過古禾反左傳陳公子招歸罪

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  
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與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爾  
過不欲為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  
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陳孔與  
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孫氏曰其言陳  
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為文陳

○大雩

杜氏曰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

靈

師滅陳執陳公

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奭呼亂反左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

之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曰孔奭招之黨通旨楚師滅陳曷為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衆恃強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宥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而以其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於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狄滅中國故雖招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書公子招也孔奭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矣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奭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奭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愚按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

陳及棄疾立又封吳於陳則知放招殺與蓋討其殺偃  
師也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與招之黨也  
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  
見者也高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  
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甚葬陳哀公穀梁傳不與楚滅閱  
者此見夷狄暴虐之甚葬陳哀公穀梁傳不與楚滅閱  
存陳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  
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  
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黎氏曰書葬陳  
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  
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  
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  
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  
云執公子招殺孔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  
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閱陳而罪楚也責  
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虛人之國

也。趙氏曰左氏云袁克葬之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戊景王十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辰二年鄭簡二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

宋平四十三秦哀四春叔弓會楚子靈于陳諸侯之大

楚靈八吳夷末十一於楚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杜

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

之大夫會之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中國諸侯為夷狄所滅中國既

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

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王氏箋義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

陳也。許悼遷于夷。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也。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曰譙

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通音問許四遷葉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曰許遷于葉之

後再意寧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

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為政四隣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遠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高

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愚按夷一名夏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今亳州譙縣

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公羊傳陳已滅矣

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怖矣穀梁傳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見莊十一年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

封戍恤音為公矣必不遣使

疏吏反下同

告於諸侯言亡國

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

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

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

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

周景王崩有尹單

音善猛朝

字如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

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見左傳二十二年

春秋承其言遂

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

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  
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

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

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邾鄆二國既為衛所并  
聖人還存邾國鄆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

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僭爵  
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

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  
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

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作災公  
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小事若一一書之不

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  
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

秋仲孫矍如齊

景緄俱縛反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

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此豎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冬築郎囿

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

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

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此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家氏曰桓四年公狩

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講武之處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

虛噐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為李氏歐民乎

已景王十年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  
已三年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



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春王正月○夏齊景藥施來

奔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期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逆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開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馬而用之戰于稷藥高

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藥施高強來奔陳

鮑分其室高氏曰藥施與高強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

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王○秋七

氏曰公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藥氏而誤爾

○秋七 著丘○意公作隱 後同左傳平子伐

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

前已舍

下同音捨

中軍矣

年五

曷為猶以三卿並將

支聲乎下同

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

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

王氏曰經書二卿而傳止

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

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

公穀

則誤矣襄

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

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預焉是知雖舍中

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王氏箋義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

得為政也高氏曰是時魯間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為己功也杜氏曰取

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陳氏曰內取邑悉書於是取鄭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

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

戊子晉侯彪卒

彪彼虬反平公也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是為昭公左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叔孫婁如齊國弱

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戊平公也在位四十四年太子佐嗣是為元公杜氏曰無冬闕文

○愚按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貶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

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况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景王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年蔡靈十二弑鄭簡三十五曹武二

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夏四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月丁巳楚子靈虔誘蔡侯靈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般音班公羊

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

雖誘之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

稱時稱月稱日

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陳氏曰滅不言

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慙以謀救蔡而蔡卒

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

國于厥慙而不能師甚矣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

重直用反下同

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

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此討賊也雖誘殺之

疑若無罪春秋深惡為故反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

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

襄三十年  
般弑景公

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愚按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

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為虐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

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徵舒猶是並忘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

其為亂賊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

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

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

愚按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

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者盡誅之也

殘其身瀦

音諸禮其宮室謀

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

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于偽討賊舉也而又

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昭十商鞅以

是給徒亥魏將去聲史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兵伐

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

盟而飲鞅伏甲襲秦人以是劫懷王史楚世家秦昭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傾

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

度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

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

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展兩亂如代

宗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為范陽節

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憲宗之給王弁皮彥反

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

青鄆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為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川刺史賜告身中使給之弁即日發所在滅其導從遂



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昧於春  
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

秋垂戒之旨矣

陸氏曰般弑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  
何為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

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  
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  
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  
子之惡亦已甚矣葉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此不  
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  
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  
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  
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陳氏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  
不名邾文公用鄫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名以  
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曷為謂之  
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  
於是滅陳繇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歟國

君見殺者如鄫子戎蠻子恒不名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  
商臣而下弑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  
焉爾故  
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羊傳昭公之母也杜氏曰胡女歸姓愚按襄三十一年左傳

敬歸之姊齊歸則襄公之妾也  
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左傳非禮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  
親也國不忌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傳簡車徒也鄭氏曰比蒲魯南鄙之地

其曰大蒐越禮也

高氏曰大云者借天子之制也八  
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

徒日象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  
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王

氏箋義菟于紅夫子黜三家之戚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菟于比蒲故書曰大菟

重喪國不廢菟不忌君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菟非禮也

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與御同其下臣執此以事

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

一日之菟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菟不為輟是

強家之不思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早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菟以其同在此一

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見穀梁文十六以

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曾子問曰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毗志而簡車徒則廢也

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

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吳氏曰徐夷並興

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見費誓度

待洛反 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

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豺藎反五代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

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周黨直抵夾寨分兵為二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

太祖殂

但音反契欺結

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

同上

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趨潞

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

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

矣愚按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經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

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獲會邾子

莊

盟于祲祥

祲子鳩反又七林反祲祥公作侵羊左傳孟僖子會

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杜氏曰祲祥地闕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肯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

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趙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覲會盟自是何忌盟拔

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魯邦之強弱斷可知矣愚按自邦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

漢梁祝柯兩執邦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界我之奔邦受臧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

二十八年邦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侵祥以修好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按春秋盟會是

常何獨於有喪○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之時而稱得禮

宋元華亥衛靈土宮佗鄭簡罕虎曹武人杞平人于厥

慙佗徒河反厥慙公作屈銀慙魚斲反杜氏曰厥慙地關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

以無親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用之會于

厥愁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杜氏曰不書救蔡不果救

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

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商人襄公三十年

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

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般弑

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前

云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

弗克而還

旋音

諸侯畧而不序亡也

失義利之分

扶問反

下同

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

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

筆列反下同

也亡義利之分

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

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

以怒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愆合

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愚按春

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愆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恃強并弱



春秋之常也故厥慙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  
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  
必待貶絕以見罪惡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

邾歸姓也不忍親祖不歸也杜氏曰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天子于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

性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

之易

反以鼓

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

胡江反下同

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陳氏曰滅

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

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

君靈公故不成其子

公羊傳

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

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

立乎其位

孫氏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

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

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

力驗

不葬世子亦不成乎

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  
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  
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  
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  
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  
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  
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  
世子矣高氏曰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  
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  
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於楚必  
以楚人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楚子所誘而殺之又  
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

然則從楚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王氏箋  
義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兵力之衆強  
滅之也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  
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  
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楚子之暴也愚按申無字稱  
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  
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世  
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劉氏曰公羊云其稱世  
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  
子義與文反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  
用之築防此似  
况穢非可信也

辛景王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  
未五年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

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春齊景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  
靈十一吳夷末十四

陽者左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納

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

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偃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

唐縣愚按唐縣今屬保定路通旨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

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

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

名所以正君臣之分陳氏曰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

衛不言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世

子蒯賸也是內弗受之辭也○劉氏曰公羊云伯于陽

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

寶書豈悉如○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在位三十

此殘缺乎  
定公高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  
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

蒙其惠蔭為春 ○夏宋公元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高氏曰公

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 ○公如晉昭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

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昭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

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

子慙遂如晉通旨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

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

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

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

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

曲為季氏之地公有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

靈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楚人謂成虎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

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云懷寵也家氏曰虞 ○

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魚斷反。公作整。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

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

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陳氏曰。

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莒遂奔齊。復命之辭。

也。慙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慙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

則慙有。○楚子靈伐徐。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頽。尾奔焉耳。○楚子靈伐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高氏曰。徐吳之媼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

伐其。○晉昭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國也。○晉昭伐鮮虞。鮮虞遂入晉。陽八月壬午。滅肥。以

肥子蘇皋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杜氏曰鮮虞在中山新市縣張氏曰在戰國為中山國愚按地在今天定路中山府新樂縣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

肥國

都

冬書晉伐鮮虞外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謾

許元反公羊文三

固

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

誘蔡般

音班

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



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

收之

史秦始皇紀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

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春秋謹嚴於此制治

去聲

未亂拔本塞源之意宜曰過

乎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四